

梁启超
章太炎
胡适

以鲜明的思想、
独特的视角、犀利
的文字，使读者
可以正确领悟
此书的真谛。

大师解读
中华文化经典丛书

大师解读 《周易》

辽海出版社

胡适 章太炎 梁启超

大师解读 《周易》

以鲜明的思想、
独特的视角、犀
利的文字，使读
者可以正确领
悟此书的真谛。

大师解读
中华文化经典丛书

大师解读中华文化经典丛书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师解读《周易》/于唐编. —2 版.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80507-210-4

I. ①大… II. ①于… III. ①周易—研究 IV.
①B221.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7493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字数: 236 千字 印张: 18

2010 年 9 月 20 日第 2 版 2010 年 9 月 20 日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孙德军

责任校对: 陈文本

封面设计: 马寄萍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34.00 元

目 录

一 梁启超	1
二 章太炎	9
三 刘师培	19
四 胡 适	23
五 钱基博	32

附 录

其一 《学易笔谈》	52
其二 《读易杂识》	264

一、梁启超

第一章《易》

《易》虽似一完书，内容却很混杂，要分做若干部分来讲才对。因为这书不是一时代一个人做成的，所以问题很多，应该把各部分逐一的审查、辨别一番。现在先把这书各部分的内容讲讲。

且拿乾卦做个例。最先只有三横画，便是八卦的一个。后来三横叠上三横，便是六十四卦的一个。那一横一横的叫做爻，六爻相叠便是卦了。乾卦六爻的下句话：“乾元亨利贞，”后人叫做卦辞。卦辞下面：“初九，潜龙勿用。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后人叫做爻辞。六十四卦合并便是所谓“易经”。此外还有十种文辞，拿来解释《易经》的：《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系辞上》、《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后人总叫做“十翼”，也叫做《传》或《易传》或《易大传》。像这样混杂的书当然不是一时代的一个人做的。

我们再把《易》的篇卷次第考察考察，也可以发现“《易》很凌乱”的感想。《汉书·艺文志》说：“《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颜师古注：“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那是最初的篇数，可见“十翼”是各自成篇的。我们看古书的注解一定和本书分离，可知“十翼”最初也不附在各卦之下。《三国志·魏高贵乡公传》有一段笑活可以证明《彖》《象》在两汉以前是独立成篇的。高贵乡公问易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郑玄作注，虽圣贤不同，其所释经义一也。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俊对曰：“郑玄合《彖》《象》于经者，欲

2 大师解读《周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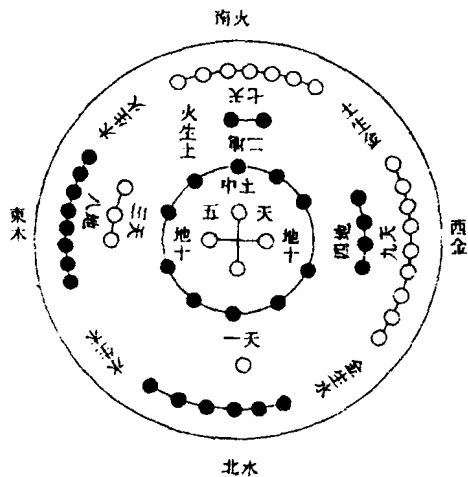
使学者寻省易了也。”可见《彖》《象》最初并不分系各卦之下。《文言》原也独立成篇，到三国王弼才分系乾卦、坤卦之下。后来唐孔颖达作《正义》便写王本。但自《隋书·经籍志》以后，各种书目所载《易》的卷数都不同。现在的通行本——《十三经注疏》本——的篇卷次第大概还是王弼的原样子，把《彖》《象》分做《大象》《小象》《大象》《小象》；《大象》《大象》解卦辞，《小象》《小象》解爻辞，都系在各卦卦辞爻解之后；又把《文言》放在乾、坤二卦下面。全书共计经的方面六卷，包括卦爻、卦辞、爻辞、《大象》、《小象》、《大象》、《小象》、《文言》等；传的方面五卷：《系辞上》《系辞下》《说卦》《序卦》《杂卦》各占一卷，和《汉志》的十二篇大大不同了。

我们这样把《易》的本来篇第和现在内容讲清楚了，才可以考证各部分的真伪和年代。现在先看前人的说法怎样。第一问题，卦是什么人画的？人人都知道是伏羲，但不过是相传之说，无法证实的。起初只有八卦，后来有人把八卦互相重叠为六十四卦，那重卦的人是谁？有种种说法。司马迁说是周文王，郑玄说是神农，班固、王弼说是伏羲，孙盛说是夏禹。卦辞、爻辞的作者也未有定论。《系辞》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已不能确定，所以用疑词。后人却从这几句话揣想，说卦辞、爻辞都是周文王做的。马融、陆绩等又因爻辞有文王以后的事而以为是周公做的，文王只做了卦辞。《彖》《象》以下的“十翼”，自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以后，后人都说是孔子做的。据我的意思，伏羲这个人有没有还是疑问，不能确定八卦是他画的。但八卦是古代的象形文字却很可信。我们看坎、离二卦便知道。坎卦作像水，最初的篆文水字也作，后来因写字的方便，改作，却失了本意了。离卦作象火，篆文作，也有先后的源流关系。至于取八个象形文字当作占卜用，什么时代才有，已不能考定了，但至迟到殷代已很发达，我们看殷墟发现的卜辞便可知道。

接着的便是六十四卦是何人所重的问题。殷墟发现的卜辞没有六十四卦的名称，似乎《系辞》说是殷、周之间很有几分可信，后人因此把这种

重卦的事体放在周文王身上。虽然比放在伏羲神农身上更好些，可还不能十分无疑。至于卦辞、爻辞、后人有的说是文王一人的作品，有的说是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都一样的没有证据。我们看卜辞是殷朝后半期的作品，还没有六十四卦和卦辞、爻辞。《左传》是春秋、战国间的作品，它所根据的是《鲁史记》，已引用了许多卦名、卦辞、爻辞，而且时代很早，地域很广。可见自殷末至春秋，由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加上卦辞、爻辞，慢慢的发明、应用而推广了。发明的时期，大约总在周初，发明的人物却不能确定是周文王和周公。

“十翼”是《易》的重要部分，到底是谁做的，自《史记·孔子世家》记了一句“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以后，后人都相信是孔子做的了。其实这句话从文法上讲，也可作种种解释。（甲）“喜”字是动词，“《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都是平立的名词，那么，那些名词是“喜”字



的目的格，孔子不过喜观那些东西罢了，并没有做什么。（乙）“易”字下断句，“序”字作动词用，“《彖》《系》《象》《说卦》《文言》”是名词，那么，孔子不过序了《彖》《系辞》《说卦》《文言》罢了，《序卦》《杂卦》都和孔子没有关系。（丙）把“喜”“序”“系”“说”“文”五字都当作动词看，那么，孔子不过序了《彖》、系了《象》、说了《卦》、文了《言》，而《系辞》《序卦》《杂卦》都和孔子没有关系。这三种说法都有解不通处，都有和前人说法冲突处，真是不容易解决。我们更进一步看，孔子和《易》到底有何等关系。我们不能不重大的怀疑。《论语》是孔子唯一可靠的书，从没有一句说及孔子曾经作《易》“十翼”，只有一章“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提起了“易”字。司马迁《史记》所说“孔子喜易”大概是从此推想出的。其实这一章便未必根本可靠。据汉末

4 大师解读《周易》

郑玄所见的《论语》这章便没有“易”字，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我们从文法上、文义上看，“亦”都比“易”字好。倘使古本《论语》真是有“亦”无“易”，那么，《论语》竟没有一字及“易”了。这是我们怀疑孔子和“十翼”并无关系的第一理由。还有，孟子是一生诵法孔子的人，他的书里并没有一字说到孔子曾作《易》“十翼”：“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他常说的话。不应孔子作了《易》，而他反一言不及。这是我们怀疑孔子和“十翼”并无关系的第二理由。

更有一点可使我们的怀疑心扩大而坚决的。《晋书·束皙传》说：“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辟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假使汲冢并无《易经》，那还可说魏王不喜《易》，所以不拿《易》来殉葬。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并不如此，汲冢分明有《易经》，为什么么却没有“十翼”呢？《晋书》“周易”二字似是指“十翼”，而汲冢的《易繇阴阳卦》二篇只和“周易”略同，而且繇还是不同，当然不是现在的“十翼”任何部分。《卦下易经》的体裁虽似《说卦》，而《晋书》分别说了不同，当然也不是现在的《说卦》。魏是子夏传经之国，魏襄王是距子夏不远之人，倘使孔子做了“十翼”，子夏不容不传，魏襄王不容不见。为什么汲冢有公孙段的书，反没有孔子的“十翼”？虽然也许“十翼”刚好给发冢的人当灯火烧了，但“‘十翼’或出于魏襄王之后”的假定，我们总可以成立。这是我们怀疑孔子和“十翼”没有关系的第三理由。

上面的二段是笼统的怀疑“十翼”，现在且单把《说卦》《序卦》《杂卦》说一说。本来《史记·孔子世家》便没有提及《杂卦》，《杂卦》自然不是孔子做的。《序卦》虽然提及了，却只有一序字，序字做动词用做名词用，还是问题。《说卦》已经《史记》说明白了，似乎无疑，但《隋书·经籍志》曾说：“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问题便又发生而且复杂了。《隋志》说《说卦》有

三篇而现在只有一篇，那三篇是并《序卦》《杂卦》而言呢，还是古代的《说卦》原有三篇？那河内女子无姓无名，她得书的时代事迹全无根据，这种来历暧昧不明的东西，我们万不敢相信。

总结上面各段的话，《汉书·艺文志》的《易经》十二篇不说是汲冢所发现的诸种，也未必就是现在的通行本。“十翼”大约出于战国后半期，也许有一小部分出于孔子，还有一部分是汉后才有的。《易经》本身二篇，前面早已辨清楚了，现在且把古来辨别“十翼”的源流略讲一下。

最初怀疑“十翼”的一部分不是孔子做的，是北宋欧阳修。他做了一篇《易童子问》，根据否认《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是孔子做的。他的理由很多。第一，那几篇的话都繁衍丛脞，常常辞虽小异而主旨则同。若说是本来是诸家说的话，前人所以释经，选择不精。还不足怪。若说是一个人说的，必不致这样繁衍丛脞。若说以为是孔子做的，那就大错了。孔子的文章如《彖》《象》《春秋》，话越简义越深，必不致这样繁衍丛脞。第二，那几篇的话常常自相矛盾，似乎不近人情。人情常恐别人攻击他的偏见，没有不想他的书留传后世的，还肯自己说些自相牴牾的话而使人不信他的书么？这样东一句，西一句，忽然这样说，忽然又那样说，当然不是一个人的话。还是孔子做的么？第三，那几篇的话和孔子平生的话不像。孔子的话，《论语》所记最可信。《论语》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系辞》却说：“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二者比较，大大的不同。我们相信《论语》，《论语》有可使我们信的价值和证据，自然不能信《系辞》等篇是孔子做的。第四，那几篇常把常人之情去推圣人，不自知其错误。如云：“知者观乎彖辞，则思过半矣。”“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告。”都是。第五，那几篇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数，而乾坤无定策，这是筮人都可以知道的，而那作者反不知。第六，当左氏传《春秋》时，世尚未认《文言》是孔子做的，可见说《文言》是孔子做的，出于后人揣测之辞，并非真相。第七，那几篇有许多“何谓”“子曰”，分明是讲师讲书时的话，怎么会是孔子说的呢？第八，《说卦》《杂卦》分明是筮人的书，那更不用辨了。

到了南宋叶适著《习学记言》，其第四卷专辨《系辞》以下和《彖》《象》的不合，也断定《系辞》以下不是孔子做的。又谓“上下《系》《说卦》浮称泛指，去道虽远，犹时有所明，惟《序卦》最浅，于《易》有害。”其后有赵汝谈著《南塘易说》，专辨“十翼”非孔子所作，比欧阳修、叶适还更彻底，可惜那书失传了。到了清初姚际恒著《易传通论》，也不信《易传》是孔子作品，可惜那书也失传了。

据以上各说，除了《彖》《象》还无人否认是孔子作品外，其余几乎同孔子没有关系。那么，其余各篇到底是那一家的学说呢？据我个人的意见，《系辞》《文言》以下各篇是孔门后学受了道家 and 阴阳家的影响而做的书，《系辞》《文言》更是明显。他里面分明有许多“子曰”，若是孔子做的书，岂有自称“子曰”之理？《文言》里有这类的语：“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分明是问答的体裁，当然不是著述体。这足见是孔门后学所记的了。《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易》的卦辞、爻辞绝无阴、阳二字，《彖》《象》才略有，《系辞》《文言》便满纸都是了。阴阳之说，从邹衍始有，可见《系辞》是受了邹衍一派的影响才有的。儒家不言鬼神生死，不涉玄学的意味。《系辞》《文言》却不然，深妙的哲理每含于辞意之间，分明是受了道家的影响才有的。孟子言仁义，从前无人言仁义《系辞》《文言》却屡次言及，可见作者对于孟子的学说也有研究。这些理由足以证明《系辞》《文言》出于道家、阴阳家已盛之后，即孟子之后。

至于《说卦》《序卦》《杂卦》即使是真的，也还在《系辞》《文言》之后，都和孔子无直接的关系。或许和孔子有直接的关系的，只有《彖》《象》。因为历来都说《彖》《象》都是孔子自己做的，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有力的反证。而且《彖》《象》的话都很简单古拙，和《论语》相似，它所含的意义也没有和《论语》冲突处，讲阴阳的话，带玄学性的话，很少很少，似乎没有受阴阳家、道家的影响。在没有找出是别一个人做的证据以前，只好认做孔子的作品。

《易》的本身原无哲学意味，不过是卜筮的书，如现在各庙宇的签簿一样。卦辞、爻辞便是签上的判语，拿来断吉凶的。当然各地用的签簿不

必全同，签上的判语也不必同。所以《左传》所引的繇辞多有和今本《易经》不合，而汲冢发现的《易繇阴阳卦》二篇的繇辞也和今本《易经》不合。今本《易经》只不过是当时许多种幸存的一种。后人思想进化，拿来加上哲学的色味，陆续做出了《彖》《象》《系辞》《文言》等篇，不幸《史记》有“孔子晚而喜《易》”的话，以后的人便把带哲学意味的《彖》《象》《系辞》《文言》和乱七八糟的《说卦》《序卦》《杂卦》都送给孔子，认作研究孔子的重要资料，而不知《系辞》以下都和孔子无关。《系辞》《文言》的本身自有它的价值，原不必依托孔子，它解《易》的意义对不对，合不合孔子的见解，我们可以不管。它有许多精微的话，确乎是中国哲学的重要产品，比从前更进化了。我们一面不可迷信“孔子作‘十翼’”的古话，一面不可以为《系辞》《文言》不是孔子做的便无价值，我们应该把画卦归之上古；重卦、做卦辞、爻辞，归之周初；做《彖辞》《象辞》暂归之孔子；《系辞》《文言》归之战国末年；《说卦》《序卦》《杂卦》归之战国、秦、汉之间。拿来观察各时代的心理、宇宙观和人生观，那便什么都有价值了。

除了《易经》《易传》以外，还有“连山、归藏、周易”的问题。自从《周礼》讲了三易之名以后，《汉书·艺文志》并没有说有什么《连山》《归藏》的书。《隋书·经籍志》却有《归藏》十三卷，义说：“《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以圣人之旨。”唐人已相信是真书了。《连山》更没有人说。只是隋刘炫因想得奖而伪造了一部，当时也发觉了。这二书至今尚存，我们别上的当。前人把“周易”的“周”字看做周朝的“周”，心想周有《易》，夏、商亦必有《易》，所以《周礼》有“夏连山、殷归藏”的话。其实《周易》的周字只是普遍周遍的意思，绝对不是朝代的名，这点我们也得明白。

自北宋以后讲《易》的人同时必讲《河图》《洛书》和《太极图》。从前并没有，只因为《系辞》说了“河出图，洛出书”，“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话，宋人便无中生有的造出《河图》《洛书》《太极图》来。其实我们只要一考，便知是五代道士玩的把戏，并不是儒家的东西。最初是陈抟著了一部《易龙图》，传给种放。种放传给李溉，李溉传给许坚，许坚传

8 大师解读《周易》

给范锴昌，范锴昌传给刘牧。刘牧作《易数钩隐图》完全以《河图》《洛书》解《易》。到了南宋朱熹也非常迷信是说，他的《易学启蒙》第一篇便是本图书。自后数百年，因朱熹在学术界之势力太大，没有人敢反驳，大家都把《河图》《洛书》《太极图》看做深奥神秘的学问。一直到清初，才有几个大帅不约而同的起来发难。第一个是黄宗羲，著《易学象数论》，第二个是黄宗炎，著《图书辨惑》，第三个是毛奇龄，著《河图洛书原舛编》，第四个是李塨，著《周易传注》，第五个是胡渭，著《易图明辨》，第六个是张惠言，著《易图条辨》，各各拿出极充分的理由辨白宋人的附会，证明《河图》《洛书》《太极图》之本无深意。其中尤以《易图明辨》为最透彻博洽。他们竟把数百年乌烟瘴气的谬说打倒了。在清初朱学盛行的时候，那种工作实很重要。现在案既论定，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便够了。

此外还有《子夏易传》《焦氏易林》二书都是假的。《汉书·艺文志》并无《子夏易传》，《隋书·经籍志》才有。宋陈振孙已发其伪，明胡应麟、清姚际恒都曾再加证明。《焦氏易林》的假，到清初顾炎武才发现，姚际恒也再加证明。现在都无问题了。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二、章太炎

《传》曰：“夫《易》彰往而察来”，“开物成务”。六十四序虽难知，要之记人事迁化，不越其绳，前事不忘，故损益可知也夫！非讖记历序之济。《上经》始乾坤，“既成万物”，而《下经》迄于未济“物不可穷”，言成“既济”者，斯局促矣。

庶虞始动，其象曰“屯”，其彖曰“宜建侯而不宁”。侯则草昧部族之首，鹑居鷇食，上如标枝，而民如野鹿者也。当是时，民独知畋渔，故其爻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婚姻未定，以劫略为室家，故其爻曰：“匪寇婚媾。”且夫忧患廉耻之情，虽泰始已萌曳也，是以君子几舍，女子则有“贞不字”者。受之以“蒙”，杂错质文之间，始有娉女，而爻称“内妇”“克家”。初作娉者，略如买奴婢，故其爻曰“见金夫，不有躬”也。受之以“需”，“君子以饮食燕乐”。农稼既兴，民之失德，乾糝以愆，而争生存、略土田者作，故其次“讼”。小讼用曹辩，大讼用甲兵，是以行“师”，所谓“丈人”者，众之所归往也。众有所“比”，同征伐，共劳逸，故其伦党转而不溃，其卦曰“不宁方来，后夫凶”；《象》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盖黄帝、大禹合符会计之事也。

“屯”之建侯，未有王者，其侯酋豪。“比”有假王，纲纪已具，城郭都邑已定。当其在屯，虽为不宁侯可也。比而不宁，不属王所，则抗而射之。是以乐有《狸首》，设射小来，后至者杀其骨专车，能无凶乎？”“讼”以起众，“比”以畜财；军在司马，币在大府。有军与币，而万国和亲，觐威不用，故其象曰“懿文德”。受之以“履”，帝化始成，大君以立，由是足“辩上下，定民志”。盖建号若斯之难也。虽有位命，朝仪之文，情尚朴质，惴逼尚通，其道犹“泰”，浸以成“否”，斯亦懿文德、辩上下之所驯致。济“否”者，平其阶位，故曰“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宗

盟之后，异姓其族，物细有知，诸夏亲昵，戎狄豺狼者，而族物始广矣。故“同人于宗”，曰“吝”；“于郊”、“于门”，然后其无悔咎也。

此九卦者，生民建国之常率，彰往察来，横四海而不逾此。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君子之道，言议期命，不贰后王。诸《易》称“先王”者七卦：比、豫、观、噬嗑、复、无妄、涣。谓其“建万国、亲诸侯”也，谓其“省方观民设教”也，谓其“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也，谓其享帝“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也，谓其“明罚敕法”也，谓其“茂对时育万物”也。然则封建、神教、肉刑、公田四者，后王之所当废可知已。《传》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而乾坤或几乎息矣。”“易”之尽见，亦在乾坤将毁之世。

“易”无体而感为体（《世说·文学篇》：殷荆州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人情所至，惟淫佚搏杀最奋，而圣王为之立中制节。《易》所常言，亦惟婚姻刑法为多。

《下经》始“咸”、“恒”，其彖曰观所感、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唯神教亦自此出也。“观”之彖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教所由兴，则曰“观我生”、“观其生”。上者浮屠之说缘生，进退相征、不失其道；其下以为上帝所胎乳；最下事生乞奉神女而已矣。

初征鬼神，教令严，蚩尤、九黎，人为巫史。爰始淫为劓则桷黥，而八代因之，是故受以“噬嗑”，则曰“明罚敕法”。反之，以“贲”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故其象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非谓其舍刑也，始废“灭趾”、“灭鼻”肉刑之法，以存人道矣。观其爻曰：“贲其趾，舍车而徒。”言废斩趾，代以役作也。“贲其须”，言废髡首、髡鬓诸刑也。

人文之盛，昏礼亦著焉。斯与屯爻，何以异邪？亲迎之礼，效劫略而为之，故等曰“匪寇婚媾。”惟其文实为异。“屯”曰：“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言劫略者，当班如不进。“贲”曰：“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言亲迎则可翰飞而往也。及夫“睽”之上九，以文明之极，而观至秽之物，亦曰“匪寇婚媾。”开物成务，圣人之所以制礼，岂虚言哉？

“解”曰“赦过宥罪”，“丰”曰“折狱致刑”，“旅”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狱”，终以“中孚”“议狱缓死”，大辟自此废，则三圣与今所不及睹已。

“泰”之爻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归妹”之爻曰：“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遯观东北徼外诸国，以贵种不可外传，故王姬或婚同姓（日本俗如此），或适勋臣外戚之子，殊其床第，媵妾佞摄，以备御幸（满洲俗如此），君袂之不如娣，有征矣。而中夏独异是，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此所谓以常谈见不谈者哉！

“渐”曰“女归吉”，其爻乃有“夫征不复，归孕不育，利御寇”者，言其夫乐邪配，妇不执贞，与群丑，顺相保，此人道之苦也。“遯”曰：“女壮，勿用取女。”以一阴遇五阳，其“不可与长”甚明。象曰“后以施命告四方”，何战？匈奴、乌孙，父死或妻后母；吐蕃少女子，率兄弟群伍而妃一人。此虽神圣勿能与易。汉帝尝令公主顺乌孙国俗。此所谓以施命告四方，盖人道之变也。

《传》曰：易兴中古，作《易》者“有忧患”。又曰：易之兴，“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文王与纣事”也，“是故其辞危。”文王以仁义拘羑里，身为累俘，将诛逆王，胜殷遏刘，所忧虽大，犹细也。

圣人吉凶与民同患，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生生者，未有沍尽，故太极为旋机（马说太极为北辰，即旋机），群动之所宗主，万物资以流形。乾元恒动曰“龙”（即今所谓“永动力”），坤元恒静曰“利水贞”（即今所谓“永静力”），而“天德”固“不可为首”，是则群动本无所宗，虽“太极”亦龚除之矣（《易》言太极为群动宗，又言“群龙无首”，则群动本未有宗。言非相反。“太极”，通俗之言；“无首”，真审之义。此非守文者所知）。群动而生，斛溢无节，万物不足龚其宰割，壤地不足容其肤寸，虽成“既济”，其终犹弗济也。以是思，忧疾如疾首，可知已。

若夫时有废兴，事有得失，则爻象之所包络，可依以取舍也。卦则为时，爻则为位。有时以观百世变迁，有位以观一人进退。《易略例》曰：“犯时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适，过不在深。动天下，灭君主，而不可

危也；悔妻子，用颜色，而不可易也。”由是观之，胜不必优，败不必劣，各当其时。

世人或言，《易》不为小人谋。章炳麟曰：《周易》所罗，贞邪枉直具举之；诸贪残得志者，《易》所不能刊也。

余观宋之卫平，善筮知《易》，其言可谓知世变，极人之情伪者矣。盖元王问卫平曰：“夫逆人之使，绝人之谋，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为宝，是不强乎？”“暴得者必暴亡，强取者必后无功。”卫平对曰：“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谷，以知善恶。人民莫知辨也，与禽兽相若。谷居而穴处，不知田作，天下祸乱，阴阳相错”；“妖嬖数见，传为单薄。圣人别其生，使无相获。禽兽有牝牡，置之山原；鸟有雌雄，布之林泽；有介之虫，置之谿谷。故牧人民，为之城郭，内经闾术，外为阡陌。夫妻男女，赋之田宅，列其室屋；为之图籍，别其名族。立官置吏，劝以爵禄；衣以桑麻，养以五谷。耕之耰之，鋤之耨之，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观之，非强不至。故曰：田者不强，囷仓不盈；商贾不强，不得其赢；妇女不强，布帛不精；官御不强，其势不成；大将不强，卒不使命；侯王不强，没世无名。故曰：强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纪也。所求于强，无不有也。”（《史记·龟策列传》）此为人以争竞，而得存活，《易》道故然。而复继言：诸侯争宝，“兵革为起，小国见亡，大国危殆，杀人父兄，虏人妻子，残国灭庙。”“取以暴强，而治以文理，无逆四时，必亲贤士”；“诸侯宾服，民众殷喜，邦家安宁，与世更始。汤、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为经纪。”综观凶人享国长世之事，是岂《易》所能讳隐邪？

《易》虽不为暴人谋，暴人固已得志。《易》虽为善人贤士谋，直其恣睢，独有退避求自安全，而固无损暴人豪末；纵谋所以黜削暴人者，比其就成，暴人享之已数世矣。是使暴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偷瞬息之成功也。

章炳麟曰：《易》本“衰世之意”，时乱做得失彰，平世贤良，虽尝喻其梗概，非征知也。吾读坎、离二卦，“习坎”至险，“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然后大人“继明照”焉。惟前世衰、平、恒、灵之末，严遵之友

而有光武，郑玄之门而有昭烈，皆是物也。近观罗马陨祀，国人复求上世文学数百岁，然后意大利兴。诸夏覆亦三百岁，自顾炎武、王夫之、全祖望、戴望、孙诒让之伦，先后述作，讫于余，然后得返旧物。《易》之效，不为虚诬。然异族抚有万里，以为盖藏，享庙濯，保胤嗣，亦已久矣。

光复以还，绝世未得继兴，膏泽未得下究，诸志士献民，生存未得相迂劳，死亡未得相吊唁也；而逋寇尚有禄胙庇其族姻，向之降虏，犹持权藉，蛇肆不衰。夫成败之数，奸暴干纪者常荼，而贞端扶义者常蹶。作《易》者虽聪敏，欲为贞端谋主，从裒补其创痍耳。由是言之，“既济”则短，“未济”其恒矣！是亦圣哲所以忧患。

附：

《易》象义

昔费氏以“十翼”说经，而晚世多好京、郑、荀、虞，虞氏尤为经师爱重。独王引之、黄以周非之，世人弗省也。经师皆言易者象也。京、郑、荀、虞象至明，惟王辅嗣为异。返观左氏所载筮史之占，皆在物象，而或错为互体。意者辅嗣未明其术，任私以蔑儒先故言邪？其抑者，玄言乱之也？

章炳麟曰：京、郑皆有爻辰，其取象或主干支天官，与《周易》异伦。荀、虞自谓用《说卦》矣。仲翔所补，逸象尤多，当刘向校古文时未有，其为私意增窜甚明。独慈明为稍循纪。

案《说卦》所言象，类八卦分而丽之，此徒谓三画小成者耳。倍之六画，为卦六十有四，八纯以外，卦体皆杂驳，其为象不能与三画小成者同。观于“鼎”、“井”，“鼎”诸爻，言“耳”，言“铉”，言“足”，言“铍”，言“实”；“井”诸爻，言“泥”，言“泉”，言“瓮”，言“甃”，言“禽”，言“鲋”。受象各于本事，“鼎”、“井”所原贞卦之卦勿与焉。何者？小成之象，八卦异实，犹瀕与流黄分也；错之为六画、二卦相重，以为一实，犹瀕与流黄合为丹沙；丹沙之用，则非瀕非流黄矣。而诸家犹分